

## 第十八回 乍施威強徒齊授首 重聚義昆季共銜杯

卻說這殷儉是久病纔好的人，身體虛弱，聽得說嫂子溺水身死，號哭了一聲，不覺暈倒在地。方氏著急，連叫：“殷勇，你們快些上來！”這殷勇在樓下聽得上面喊叫，又聽樓板上一聲震響，喫了一驚，叫兄弟管著店面，連忙跑上樓來，見叔子跌倒在樓板上，殷勇驚問：“怎麼會得跌倒？”方氏哭道：“祇為說了你母親的話，哭了一聲，就暈倒了。”

殷勇著急，連忙將叔子輕輕扶起，口中叫喚，半晌纔聽得喉嚨口哽咽轉來，哭道：“我的可憐的嫂嫂！你辛苦了一生，也不曾安享得一日。我先前原要接他回家，他祇為有雪姑娘在彼，不捨得拋撇，不想如今遭這樣慘變，連雪姑娘也不知死活存亡。”說罷又哭。殷勇祇得含淚解勸，因慢慢扶著叔子仍然睡下。

殷儉又問：“如今棺木停放何處？怎麼不回家來商量？”殷勇因將遇劉電結義贈金，買棺權厝在臨江寺側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殷儉道：“難得這個人如此仗義，日後當圖報答。”殷勇道：“侄兒原不肯受他的，因見他義氣深重，出於至誠，因此受了他厚贈。看他卻是個豪傑，將來必當發達。今番往山東搬他父親的靈柩，往返不過月餘，仍須由水路回來。侄兒原欲往儀真口去等候，再會他一會，他又再三阻我，又勸侄兒去投充勇壯，掙個功名，正要與叔父說知。”

殷儉道：“論你的膂力漢仗，盡可去得，若做得一番事業出來，也與祖宗爭氣。祇是我已衰邁，你兄弟年輕，不能頂立，外邊帳目都是你經手，將來等我略健些，叫兄弟同你出去，把各處帳目清算清算，過後便好叫你兄弟前去取討。”殷勇道：“叔父所說極是。近日聽得沿海地方倭寇又來乘間劫掠，江浙兩省制、撫、操江已經會同奏聞，現今奉旨招募勇壯，民間有材技者具許投充考試，合用者即注冊報部，分派地方防守。有功之日，即行陞賞，比兵丁不同。侄兒侍奉叔父好了，先與兄弟往各處算清了帳目便去，借此圖個出身。若得見用，分在沿江一帶防守，再討得一個附近地方，便可常通信息。倘或僥倖得個微名，也不枉了此生。”方氏聽了道：“聽說那倭寇利害得緊，這一刀一槍的事也不要輕看了。侄兒雖然壯健，我兩老口終是放心不下，況你爹娘祇生得你一個，豈可冒險做事？不如還是做生意的安穩。”說著眼淚汪汪。

殷勇看見孀娘如此，就不敢再說。殷儉道：“且待我病好了再做商量。如今這棺木暫寄江邊也非常事，擇日搬到墳塋，做個佛事，好與他兩老口合葬。”殷勇道：“侄兒也是這般主意，且待叔父康健了再理會。”

光陰迅速，又過了十來日，殷儉病已痊好。殷勇計算：回家已將一月，若與兄弟出門討帳，往來也得半月，且喜正在沿江一帶，去儀真不遠，卻與劉家兄長歸期相近，不若稟知叔父前往，倘得相會，豈不一舉兩便？算計已定，即將這事稟明叔父。殷儉道：“那劉公子的歸期卻是算不定的。祇是同你兄弟出去討帳，也是一件要緊的事，算明白了即便回來，還要到蘇州去置貨，卻不可在外耽擱，免得我懸望。”殷勇應諾。到次日早起，帶了帳目、隨身盤費、應用之物，同兄弟稟辭出門。先渡江到青山一帶村鎮店家來算帳。大概路遠的一日祇到得一處，路近的一日便可到兩三處。凡算清了帳，便與店家三面對明，叫兄弟認識，以便下次到來取討。內中也有清還的，也有還一半的，也有未還的，各處不等。

話休絮煩。卻說這日到了涼山地方，卻是個臨江大村鎮，交易的店家甚多。他弟兄二人就在一個常往來的周家住下。到次日，就近往各店去算帳，當晚回到周家，主人管待晚酒後，弟兄一處安歇。

這晚，殷勇翻來復去再睡不著。到了二更時分，腹中作痛，要出去登廁。原來這周家後門臨著江汊，這些客船到晚都灣在套汊內過夜，這夜也有十來號大船灣住。殷勇弟兄宿處就在後邊，原是走熟的路。這夜月色甚明，殷勇出後門去登了廁，正要轉身，祇見那邊有十數個火把吹風呼哨而來，到一隻大船邊，霎時間呼號吶喊，祇聽得喝道：“那一個敢出來的，先叫他喫刀！”殷勇知是強盜打劫，因想近日聽說沿江盜賊甚多，卻不料竟如此猖獗。倘把他得了手，將來這客船誰敢在這裏停泊？豈不壞了這鎮上的買賣？又想起母親、妹子身死不明，正好拿住這??們出氣。主意定了，急回身到床頭邊，取了一條防身八棱水磨渾鐵錘。

殷富醒來問道：“哥哥做甚麼？”殷勇道：“兄弟莫響，我去去就來。”說畢要走，殷富一把拉住道：“哥哥，半夜三更往那裏去？”殷勇道：“兄弟莫聲張，江邊有強盜打劫客船，我去救他一救。若拿住幾個強盜，好與你姆姆出氣！”殷富道：“強盜人多，哥哥莫要去管別人的事。”殷勇道：“兄弟你祇關了後門等候，不要聲響，諒這幾個鼠賊也不在我心上。”一邊說著，就將衣服拴紮停當，大踏步出後門，竟奔嚮那火把叢裏去。這邊殷富無奈，起來穿好衣服，走到後門首一望，見那邊一大叢火把，人聲喧嚷，唬得站在後門邊祇是發抖。

且說殷勇一直搶來大聲喝道：“甚麼鼠賊，敢在這裏行劫！”這一聲就如雷吼一般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原來這夥強盜有四五個上船劫奪，著兩個在船頭接物，七八個在岸上助威，都是大刀闊斧，藍布纏頭，青紅塗面。不防殷勇飛身一縱，竟上船頭，手起一錘，早把一個連肩夾脊打下水去，飛起右腳，又是一個倒栽蔥落水。岸上那一夥見勢頭兇狠，不敢上前，卻要招呼船內的出來，又被殷勇攔艙門截住，喝道：“該死的賊，放下東西，饒你狗命！”這艙內有一個身長力大的少年強盜手執鋼刀搶出來抵敵，恰好殷勇左腳飛起，將刀踢落，照頭一錘蓋將下來，那賊一閃，卻將左膀打折，“呵呀”一聲倒在艙內。那兩個見勢頭不好，正要往後梢逃走，又被殷勇鑽進艙來，將一個照背脊上一錘，口噴鮮血，打倒在艙。那一個從後梢跳上岸來，招呼眾盜棄了物件，吹滅火把，都逃散了。

殷勇看時，見船內三個人赤條條像餛飩一般捆著，官艙底下一個人躲在被內發抖，艙中箱籠俱已打開，衣服物件抖得紛亂。那個折臂的強盜正待掙起，卻被殷勇一腳踹住，隨將那三個捆住的人解放，即將解下的繩子把這兩個打倒的強盜捆住。官艙內那客官已是唬得動彈不得，及看見拿住了強盜，纔漸漸住了抖，開口道：“多感壯士搭救。”那三個解放的人忙將衣服遞與了主人，然後各尋衣服穿上，對著殷勇磕頭道謝。這時梢工、水手纔敢鑽出頭來。殷勇即吩咐：“外面還有兩個打下水去的，一發拿住，不要被他逃走了！”這些水手聽說，纔大了膽，出來看時，正見一個纔待爬上岸來，卻被水手一起動手將篙鉤紮住衣服，拖到船邊拿住，那一個卻不知死活去嚮。這時家人們見岸上強盜拋棄的物件，卻上岸去拾回。

那些鄰邦客船初時見強盜打劫，誰敢出頭？這時見強盜已散，大家都出來看問，知道拿住了三個強盜，都道：“這位客官真是英雄好漢！不但救了這船客人，連我們眾船上都得保全，感激不盡。”這時連岸上人家一齊驚起，殷富同了周家店主也都到來，內中就有保正鄉地道：“多謝這位客人拿住了這三個強盜，替我們除了地方大害。不然，這裏被劫了客船，連累我們干係不小。明日送到當官，少

不得連那些逃走的都要招出來，客人還有官賞重謝。”殷勇道：“我也是一時路見不平，誰想甚麼酬謝？”眾人道：“客官不知，這是官府大張告示：凡有拿獲江洋大盜一名，官給賞銀一百兩；拿住積賊一名，官給賞銀五十兩。這是奉上司明文，准開銷的。客人若是不肯受賞，豈不便宜了別人？況與我們地方上除了這個大害，受恩不淺，我們還要糾公分重謝。”殷勇道：“不必，你們明日解這強盜到官，祇說是你們地方上拿獲的便了。”眾人道：“客人莫說笑話。這事誰人不知？況現有強盜對質，冒功請賞，我們喫罪不起。”祇見艙內這位客官出來道：“這是兄臺慷慨，卻斷然使不得。且莫說官長一定要見兄臺，就是弟亦不肯放兄去了。”因問：“你們眾位誰是本地地方當官的人？”內中保正、鄉約、地方、總甲齊應道：“我們就是。”那客官道：“這三個大盜交付與你們，我著一個家人執我名貼，同眾位連夜解往本縣，好究出他夥黨即刻往拿，倘若遲了，恐四下逃散。我同這位客長明早一同到縣就是了。”這時眾人纔知這船內是個丁艱回籍的官府，都道：“祇求老爺留住這位客人，我們連夜就去，明早在縣前伺候。”

當下這客官取了一個名帖，著一個家人同眾連夜前往。殷勇又吩咐：“把三個強盜各加一條繩索綁縛牢固。你們多去幾人，各帶防身器械，以防路上劫奪。”眾人道：“客官見得極是。”殷勇又問那折臂的強盜：“你這??叫甚麼名字？”那盜道：“小的姓張，排行第三，人都叫我小張三。那一個叫半頭牛孫二，這落水的叫水老鼠毛八。我們都是被人引誘來的，祇求老爺們在官府面前開恩超釋。”殷勇笑道：“諒你這班鼠賊，如何敢大膽行劫！”當時岸上已約齊了二三十人，各執器械，同著家人簇擁著這三個大盜，連夜解往江浦縣去。此時殷富已知哥子被官船留住，便放心隨眾散回安歇。

這客官發付眾人已散，隨請殷勇同進艙來，倒身叩謝，動問姓名。殷勇見這客官是江西口音，又是丁艱的官府且與劉電面貌相似，因一手攙住道：“在下姓殷名勇，就在這京口居住。今為討帳到此，適遇強徒，一時相救，不勞致謝。且請問尊駕可是吉水劉宇章，從曲沃丁艱回籍的麼？”劉雲聽得叫出自己的姓名，大驚道：“兄臺何以得知小弟姓名來歷？”殷勇大笑道：“事非偶然，我此來雖為取討帳目，卻原要在沿江等候三哥相會，不想先遇著尊駕。”劉雲道：“原來三弟也與兄臺相識。”殷勇道：“不但相識，且承他不棄，結為異姓弟兄，今往山東搬取老伯靈柩，計算此時必當過此。”劉雲道：“不知兄臺與三弟在那裏相會？如何結義？請道其詳。”殷勇遂將幾時在某處相逢、結拜的緣由細說了一遍。劉雲大喜道：“惺惺惜惺惺，好漢識好漢。我三弟果有眼力，如今我與你也是生死弟兄，豈可如此稱道？”殷勇道：“恐兄長貴介，不屑下交。”劉雲道：“賢弟以我為何如人？且莫說與我三弟結義在前，即今日之事，若非賢弟，幾至性命不保。這也是天遣相逢，不然，海角天涯，何以偏遇著賢弟搭救？”當下即吩咐家人：“這是四爺，不是外客。”都叫過來重磕了頭，即命：“將現成酒菜取來，我與四爺且暢飲一杯。”殷勇道：“最好。”這些家人、水手沒一個不衷心感激，俱勤謹伺候。

殷勇見劉雲如此相待，亦甚歡喜，因問：“大兄在任幾時聞信？如何此時纔到這裏？”劉雲因將交待遲延的緣故說知：“祇不知三弟曾否過去？”殷勇道：“弟算來，七月初與三哥相會，如今已是月餘，祇恐已經過去。況現在又有了此事，多分不能相會了。”劉雲燈下看殷勇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心下甚喜，因道：“我看賢弟如此英雄，屈在商賈，豈不可惜？何不圖取功名？如今倭寇作亂，江浙兩省奉旨招募勇壯。以賢弟英雄狀貌，若往應募，定當首推。明日我同你去見了這裏縣尊，不怕他不申文舉薦，不但保全了他地方責任，又叫他得了薦賢名望，他也受惠不小。”殷勇道：“前日三哥也是這般勸我，因為叔孀年高，祇有一個兄弟年纔十六，此番與他同出來，交清了帳目，便欲稟辭前去，惟恐叔孀不允，正在踟躕。”劉雲道：“大丈夫當顯親揚名，不宜錯過機會。”二人飲酒談心，已覺東方漸白。正是：

吉凶遭遇皆天定，名利相催豈偶然？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我嘗謂凡心愛之人無論親戚朋友奴僕。日逐相守，寸步不離是第一快活事。即如一心愛之物，任是細微，亦必時時玩弄，惟恐稍有損壞。然最是一不好事，一到離別，損壞時，生出無數悲涼感慨，反不如不聚首，不玩弄的為妙。天下有情人定不河漢斯言。今看殷勇之於劉電，時刻不忘，便是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”者，真令人仰慕不已。其敘救劉雲一段，開合離奇，頓挫變幻，又令人眼光霍霍不定，筆力宏深，莫可端倪。